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瞿秉虔

杜詩詳註卷五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送率(音帥)府程錄事還鄉

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鶴注：謂乾元元年在諫省作。據詩云内愧突不黔，則非為拾遺時矣，當是天寶十五年春作。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一作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音志)。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

入首言衰病遇程精神頓豁杜臆公非真昏忘待尋常不經意人則如是耳東都賦鄙夫寡識前漢彭宣傳數伏疾病昏亂遺忘南史劉顯傳沈約曰老夫昏忘聊記數事不可至十家語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與之語終日才傑立才氣卓立也沈佺期詩彼美稱才傑徐穉傳角立傑出薰乃薰炙之意韓詩外傳齊桓公得管仲隰朋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千載上聲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一作中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音朔見慰我垂白泣告一作生別無淹晷百憂復扶又切相襲此敘交誼相投下二惜別之意意鍾青柏言交情長久義動蟄蛇言豪氣激發此正可方鮑叔處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淮南子封豨修蛇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前漢杜欽傳

紅陽侯書誠哀老姊垂白注白髮下垂也鮑照詩垂白對講書　陸機詩序悼心告別內愧突不黔庶羞以一作庶明似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泱漭一作莽后土濕此敘周卹之情下二臨別時景　揚子墨突不黔　曹植詩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漢人為焦仲卿妻詩宛轉素絲繩　杜修可曰酒譜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圜丘酣玄碧之酒　戰國策粒米如玉沈約詩玉粒晨炊華燭夜炳　鄭當時傳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路澁　謝朓詩晨光復泱漭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胡骨切聞呼向禽急末則送別丁寧囑其歸而斂才也　朱注上云與語才傑立錄事必負才敢為者然世難方殷當思斂戢故又

以向禽之鶻戒之　此章前三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盧注鶻聞人呼則向禽而擊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此詩當作於至德二載之春是年正月安慶緒殺祿山故詩中有燃臍句想此時賊黨稍縱降官鄭得回京也黃鶴疑公與虔皆被拘東都因飲駙馬池臺按公在長安未嘗至東都恐長安別有鄭駙馬池臺不必指河南新安之池臺又是年九月克復西京十二月詔定從偽者之罪虔貶台州司戶若乾元二年春公在諫省不應與之同飲流連矣　盧注題曰廣文稱舊官表其志也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燃臍郿塢敗握宋景文作禿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晉作片灰首敘廣文回京平時不謂遭亂遇

亂何知復聚喜處含悲二語攝起全意 然騰握節章其脫賊而來白髮丹心明其憂在君國也 道德經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後漢書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尺號萬歲塢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唐書至德二載正月嚴莊與祿山子慶緒謀殺祿山使帳下李猪兒以大刀斫其腹腸潰於牀而死事與卓類當時虔陷賊中偽授水部詐稱風緩以密章達靈武盜雖身在賊庭而志存王室故以蘇武比之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少陵詩一卷握節漢臣回乃是禿節考本傳云蘇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持旄節盡落留十九年而還楊升菴引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為証今按禿節雖本張衡傳然握節字却有三據左傳襄公之難公子卬握節以死晉書王機傳機入廣州郭訥衆皆散乃握節避機機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祖孫登詩握節暮看羊公詩益兼用之且蘇武在外

多年故節旄禿落鄭陷賊止一年自當從握節也宋之問詩鬒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傅玄詩丹心為寸傷

別離經死（一作此）地披寫忽登臺重（平聲）對秦簫發俱過（平聲）阮宅（一作巷）來留連（一作醉留）春夜舞（一作席）淚落强（豈兩切一作更）徘徊（一云醉連春苑夜舞淚落徘徊）

此記同飲心事次句點池臺三四駙馬叔姪末乃悲歡離合一時交集之情仍與章首相應　此章兩段各六句　韓信傳陷之死地而後生　桓玄書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　晉書阮籍與兄子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齊書謝朓傳留連晤對　古詩為焦仲卿妻淚落便如寫　楚辭周徘徊以漢渚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從英華諸本無上六字）朱注舊書至德

二載肅宗自彭原幸鳳翔時改扶風為鳳翔郡按舊注公自京竄至鳳翔在至德二年夏四月　漢書武帝紀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謂所居為行在所顏注當是行所在所也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一作看落日心死著涉畧切寒灰茂英華作茂別作霧樹行相引連山趙作連山一作蓮峯望忽一作戓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首章自京赴鳳翔眼穿落日承西憶心著寒灰承無人依樹傍山間道奔竄之跡辛苦賊中親知驚問之詞　岐陽即鳳翔在長安之西故云西憶輿地廣記岐陽縣漢美陽縣地詩所謂居岐之陽即此唐省入扶風縣為岐陽鎮　却回謂退回之人　莊子心可如死灰乎鮑照詩寒灰滅更然　劉向新序晝遊乎茂樹　蓮峯舊注指華州蓮花峯朱注云公自金光門出西

歸鳳翔不應走華陰道當依趙次公作連山爲是謝朓詩遥樹匝清陰連山周遠淨　漢書注所親素所親任也曹植詩果得心所親　李陵書不顧流離辛苦補注黄生曰岐陽信望官軍之再舉唯眼穿心死因始爲脱身之計也

愁思(去聲)胡笳夕凄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去聲)道暫時人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入聲)淚(一作涕)沾巾

下二章喜達行在所　此承上賊中來故接以愁思胡笳夕　今日生還得覲中興氣象間道暫免尚覺嗚咽傷心三四分領下段說出喜極而悲死中花木之地春尚凄涼以賊兵蹂躪其中也暫時人謂生死懸於頃刻　秦嘉詩愁思難爲數　蔡琰詩胡笳動兮邊馬鳴　沈約詩凄涼霜野　三輔黄圖漢有

三十六苑通鑑祿山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
漢書班昭上書乞超生還復見闕庭　又班超從間
道至疏勒注間道伺其間隙之道而行　光武紀更始
以帝行司隸校尉置官屬作文移一如舊章傳亮進宋
元帝詔東京父老重覩司隸之章　光武紀望氣者蘇
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
鬱葱葱　翻倒翻喜為悲也木蘭詩喜極成悲傷　蔡
琰詩行路亦嗚咽　曹植哀詞淚流射而霑巾世說桓
玄以手巾掩淚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
靜千官一作門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所主切中
興年張仲切　此承上暫時人故接以死去憑誰報　瞻雪
遇天幸依行在矣千官七校親覩朝班矣新

數中興從此治安矣皆寫出破愁為喜　趙汸注脫一
生於萬死在道時猶不覺及歸乃自憐耳起語悲痛
奔波初定故曰影靜精神頓爽有似心蘇官指文臣校
乃武衛　陶潛詩死去何所道　報報信也　陶詩歸
來夜未央　顏注前曰生還此曰歸來總以君之所在
為歸耳　魏文帝詩私自憐兮孤棲　地圖記太白山
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
南去長安三百里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號為太
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唐書鳳翔
府郿縣有太白山　長安志京兆武功縣以武功山得
名三秦記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曰武功天至此得見天
日也　荀子古者天子千官漢書嚴助傳奉千官之供
蘇蘇醒也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屯至武帝平百越
內增七校　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校　詩以永今朝　東
皐雜錄毛公詩序蒸民任賢使能使周室中興馬隆德

明釋文讀去聲故杜云新數中興年又百年垂死中興時

黃生曰公若潛身晦跡可徐待王師之至必履危蹈險歸命朝廷以素負匡時報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趙汸注題曰喜達行在所而詩多追說脫身歸順間關跋涉之情狀所謂痛定思痛愈於在痛時也

今按首章曰心死次章曰喜心末章曰心蘇脈絡自相照應首章見親知次章至行在末章對朝官次第又有淺深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此是至德二載初赴行在時作肅宗在鳳翔兩京未恢復故有頓兵岐梁二京未收之句公尚未拜拾遺故云我無匡復資　唐書漢中郡屬山南道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興元元年昇為興元府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去聲流豺狼沸相噬首歎天寶致亂之由　明皇不能早除祿山以致禍亂連年故云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覆天狼之威弧　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法言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孟子洪水橫流　後漢張綱曰豺狼當道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瑟漢水清緬音勉通淮湖一作河稅此言肅宗興復之勢靈武在鳳翔之北故曰北來岐梁二山在鳳翔境內王師在馬沙漠裔回紇方許助兵也四極制四方猶奉唐朔也漢水連接淮湖當時貢賦得以不絕矣二句切漢中　陳琳書長驅山河朝至暮捷　漢書酷吏傳吏民益凋敝　諸

葛武侯遣陳震往吳論頓兵相持於岐梁　李陵詩經萬里兮度沙漠　杜篤論都賦衍陳中國之有外夷猶衣之有裔也　晉書儒林傳二京繼踵以淪胥　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沿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漢禮樂志四極爰轃師古曰四方極遠之處也　阮籍詩蕭索人所悲漢書注索盡也　漢水在漢中　緬遠也　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至德元載十月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一作生知七曜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鋭此言侍御才堪經世

使者星散經營遺事也王綱旒綴人心繫屬也南伯指漢中王瑀從事指府中幕僚立談起下四句聰明承

七曜精銳承三軍此稱其智勇過人 杜臆冰雪雷霆一聯篇中警語言明而且斷方能濟世也 古詩星使日夜馳 春秋斗運樞璇璣星散 曹冏六代論王綱弛而復張 詩為下國綴旒注綴結也旒旗之垂者言天子為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也 公羊傳君若綴旒然劉琨勸進書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通鑑至德元載七月玄宗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 史記虞卿立談而取卿相 唐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歷五卷何承天集有既往七曜歷每記其得失通志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北史劉焯博學洽聞如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書莫不覆其本根窮其秘要 李德林集口授兵書手畫行陣漢書張千秋擊烏桓還霍光問戰鬭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江總詩淨心抱冰雪左傳畏之如雷霆晉劉弘表奮揚雷霆折衝萬里 通鑑劉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 幕府輟疑作

綴

諫官朝（音潮）廷無此（一作比）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樊作補闕入柱史晨征因多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此言朝廷倚侍御以為重諫官作判此乃破例用人正以邊防警急故暮入晨征耳有久長計則可以布嘉惠矣　左傳伍舉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注旰晏也　賈誼賦恭承嘉惠兮　張縱注補闕諫官也蕭望之願在朝補闕　鶴曰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通典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二名柱後史　征憩征行不遑少憩也　詩天步艱難）迴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平聲一作里）閑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

一世此敘送別情景獨樹比居者執袂送行者蒼烟暮凝山門夕閑說得臨別淒涼居人公自謂遊子指侍御生離頂遊子局促頂居人　古詩迴風動地何遜詩天邊看獨樹　隋蕭子隆詩山門一已絕詩巷無居人　上林賦牢落陸離牢落寥落也　魏文帝詩遊子戀所生　何遜詩迢遞封畿外　前漢天馬歌神裴回若流放此徘徊所出　吳邁遠詩生離不可聞前漢灌夫傳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劉楨詩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平聲列一作別帝我一作恨無匡復資一作婁聊欲從此逝末以自敘作結　唐祚中興故比之後漢列帝公未授官故自言遺民欲逝　此章首尾各四句中四段各八句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後漢自光武以下凡十二帝　殷仲文表臣復社稷大弘善類　漢書高帝曰公等皆去吾亦

從此逝矣阮籍詩吾將從此逝逝謂隱去也

胡夏客曰公送樊侍御送從弟亞送韋評事三詩感慨悲壯使人懦氣亦奮宜其躬遇中興此聲音之通乎時命者也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鶴注此至德二載作故詩中有行在鳳翔等句　鮑曰舊注以為韋宙宙乃宣宗時人誤矣　舊唐書成州同谷郡屬山南西道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為成州　通鑑天寶十四載冬安禄山反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從交

情聚散斂起去指韋留自謂　莊子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詩王事靡盬　顧歡詩達生任去留

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一作志氣橫去聲

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一作仇讎朝音潮廷壯其節特

旨作奉詔令平聲參謀此言評事忠勇故朝廷命判邊方　西京賦駢闐偪側　後漢馮異傳夜

勒兵馬　范雎傳主憂臣辱　晉載記劉曜討陳安於隴賊安死人歌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愛養將士同心肝　北山移文霜氣橫秋　杜臆挺身張目句讀之令人髮指　谷永傳挺身晨夜與羣小為

隨顏注挺引也　曹植冬獵篇張目決眥　杜修可曰視寇讎借用孟子語　壯其節令參謀皆就朝廷言奉

詔二字當作特詔語氣方順且與下文受辭不犯重

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

扼弱水道南鎮枹音孚罕一作氏羌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此言同谷重地故控馭必須得人　西都賦秦隴輿晉書劉瓛表人想鑾輿之聲　三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　禹貢弱水既西寰宇記弱水自甘州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　漢書金城郡有枹罕縣唐書河州治枹罕縣唐志安昌郡本枹罕郡又有枹罕縣在隴右道與弱水同道　詩此邦之人　漢食貨志時據承平之世　周崔歆書控帝京洛

府中韋使去聲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此言幕府同事之賢　韋使君蓋指防禦使必評事之叔也　前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府中幕府之中也　前漢王訢傳使君頗生殺之柄顏師古注為使者故謂之使君　漢書段會宗傳總領百蠻懷柔殊俗　揚雄蜀都賦宗生族攢俊茂

豈美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雲

雪稠一作霜雪稠一作雪雲稠一作積雪陰雲稠羌父豪猪靴一作帽羌兒青

兕裘晉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山蒼旌旆愁鳥驚出

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此言同谷凄涼之景

上六記風土下六記屯兵 旌旆愁謂帶愁慘之容鳥驚龍怒兵馬震動故也 太白注見前 曹植詩走馬長楸間 舊唐書成州上祿縣白馬羌所處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辛氏三秦記仇池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出路東西絶壁萬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多岡阜泉源 前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 陸機苦寒行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

與巖側悲風鳴樹端 長楊賦搤熊羆拖豪豬 山海經豪彘狀如豚而白毛注能以脊上豪射物江東呼為豪豬 宋玉招魂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 吹角注見遣興詩 月窟西極之地長楊賦西壓月窟 揚雄蜀都賦蒼山隱天 後漢唐羌疏鳥驚風發 何遜詩百年積死樹 水經注龍怒當時大雨 趙曰吳平為句章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斫之平隨軍三年死樹欻自還立於故根上樹顛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 洙曰湫水在涇州界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 相傳云龍之所居天下山川限曲有之 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 詩修我戈矛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平聲沉與浮且復扶又切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平聲兵遠

毉靜一作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末敘臨别

繾綣之情　上八送韋下四望韋　文士馳林公未受
職也故云浮沉難料　吴論論兵既定使遠毉清靜亦
可冥搜得句投寄相慰也　此章起首中腰皆四句前
二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十二句　論衡上書白記者文
儒也晉儒林傳迮於孝武蔚為文儒　謝安詩寄傲林
丘　漢書武五子傳主人遂格鬬死注相抱而殺之曰
格　孔叢子後會何期　王粲傷夫賦惟皇天之賦命
抱朴子賦命宜均　浮沉謂此後遭際難知司馬遷書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詩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師氏曰
道邊也　吴越春秋孫子一旦與吴王論兵　江淹詩
夙齡愛遠毉　鍾嶸詩品奇章秀句
往往道警　劉楨詩投翰長歎息

述懷

鶴注此當是至德二載夏拜拾遺
後作　王彥輔曰阮籍有述懷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絶久今夏草木長脱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見音現作露兩肘朝音潮廷慜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此受職行在而回念室家也 杜臆草木叢長故可潛身西走揮涕受官以流離而感主恩也故不忍開口言歸 杜氏通典潼關本名衝關言河流所衝也洛陽伽藍記土風隔絶 陶潛詩孟夏草木長 王㪚炙轂子夏商以草為屩左氏曰扉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顔氏家訓麻鞋[illegible]屋 莊子原憲捉襟而肘見 魏文帝與吳質書親故多離 阮籍詩夕暮成老醜 蔡琰笳曲涕淚交垂 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遺二人掌供奉諷諫 公本傳至德二年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 詩流離之子 王褒講德論主

恩滿溢陶潛詩長吟掩柴門南史鄭灼夢與皇侃遇於塗侃謂曰鄭郎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必意切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扶又切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欹岑一作崟猛虎塲鬱結迴我首此寄書至家恐其遺亂難保也朱注通鑑祿山初反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時所在寇奪故以家之罹禍為憂破屋誰依室無人矣摧頹骨冷死者久矣居民稀少故猛虎縱橫魏文帝詩寄書浮雲往不還舊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淮南子賦斂無度殺戮不止漢獻帝紀董卓悉燒長安宮廟官府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庾信小園賦穿漏茅茨鮑照詩開軒當戶牖曹植詩何意今摧頹江淹去故鄉賦

寧歸骨於松柏　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　左傳盡室以行　陸厥詩歎本鬱上干　楚辭獨鬱結其誰語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去聲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一作塗叟

末傷家信杳然又恐存亡莫必也　書斷則疑書來則畏正恐家室盡亡將來歡會之處反成窮獨之人耳　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八句收　趙世家陶朱公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　趙次公曰十月謂自去年寄書已經十月非指孟冬之十月公往問家室在閏八月初吉此詩尚在閏月之前　謝靈運詩寸心若不亮　晉書阮咸耽酒浮虛　曹植詩歡會難再遇

申涵光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一時君臣草草狼籍在目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非身經喪亂不

知此語之真此等詩無一語空閒只平平說去有聲有淚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鋪敘太實不知其淋漓慷慨耳

得家書 鶴注此是至德二載秋在鳳翔作

去憑遊客寄一云休汝騎來為去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此喜得家書猶傷父子相隔也 顔延之詩曷為久遊客 杜臆家在他鄉之舊居幸無轉徙也他鄉指鄜州古樂府他鄉各異縣 陶潛詩相將還舊居舊注驥子熊兒二子小字胡夏客曰驥當是宗文熊當是宗武 李陵答蘇武書足下胥子無恙風俗通恙蟲曰恙古者人多露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相勞問

曰無慾乎月賦爵孤遊進曹植詩會合何時諧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一作終篇言荷去聲鋤此感時撫事意在聚首山中也　趨帳殿時為拾遺矣　此章二段各八句　左傳不禽二毛注髩毛斑白二色也　庾肩吾曲水詩回川入帳殿唐六典尚舍奉御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皆烏氈為表朱陵為覆下有紫帷方座金銅行牀覆以簾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　王制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鸞輿注見前　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　魏文帝書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時安慶緒方熾也　五經通義立秋禮西郊續漢書立秋迎氣西郊禮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又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又季秋

之月鴻雁來賓 管子視其耕芸計其農事 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 陸機詩春言懷桑梓 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送長子兩切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注此是至德二載公既為拾遺時作故詩云奪我同官良 涼州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所治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去聲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 首敘侍御赴武威 漢書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周禮頌馬攻特注牡馬蹄齧不可乘用故因夏乘馬而攻鑿其蹄 祖孫登詩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 漢書武帝遣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羣盜 朱注或曰黃白即漢書銀黃顏師

古注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北齊樂曲懷黃綰白鷴鷺成行　交河注見二卷　應瑒詩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　詩勞人草草

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蚤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陳作收

遺甿風俗方再造此申奉命急赴之故　宋之問詩嚴程無休隙　後漢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收是平定安集之意　顏延之詩留滯感遺民　宋武帝詔弘濟朕躬再造王室

族父領元戎名聲國晉作聞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飖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平聲我惡懷抱此述同僚繾綣之情　奪我同官蓋杜鴻漸題為判官也　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唐書至德二載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謝朓恩教任總侯伯受鉞元戎　洙曰元戎元帥也　荀子彼貴我名

聲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左傳同官爲僚 通鑑注武威郡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廂并舊城爲五又二城未知誰所築 蔡琰悲憤詩飢當食分不能餐 孫楚詩惆悵盈懷抱

若人才思去聲潤溟漲浸一作漫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一作多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此敘憐才惜別之意 沈約詩溟漲無端倪 楊修書古詩之流 左傳覩仁善鄰國之寶也北史文苑傳江漢英靈燕趙奇俊延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 鮑照詩暫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

東郊尚烽火朝去潮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未傷邊境未寧望其力爲匡救 此章前四段各六句後段四句收 書保釐東郊 烽火見四卷 楚辭形枯槁而獨留 列子常怒流於西極 又折天柱 傅昭詩皇

獻屬
穹昊

朱鶴齡曰去秋羣胡反趙次公黄希諸注皆指吐蕃非也唐書至徳元載吐蕃陷威戎等諸軍入屯石堡此在隴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嘗陷通鑑至徳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賊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羣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而發難則在去秋是時武威雖復而餘亂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凉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去聲鶴注此至徳二載夏在鳳翔作是時京師未復故云宗廟尚戍灰　舊唐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事肅宗在靈

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終東都留守　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為隴右道景雲二年自黄河以西分為河西道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起處

感時託興時危異人至乃一篇之主　惟南風先作秋聲故鷹隼當夏而擊此殺氣之見於造物者　南風夏風也薰風歌南風之薰兮庾信詩南風多死聲　周弘讓立秋詩木葉動秋聲　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薄迫也易雷風相薄　射雉賦時暑忽隆熾　王充論衡盛夏之時太陽用事　記立秋之日鷹乃擊漢孫寶為京兆尹勅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　鮑照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辯亡論異人輻輳

令弟草中來蒼然 一作兆 請論事詔書引上 上聲 殿奮舌動天意

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郭作圓 疎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此言亞之才辯足動天聽所謂異人也 杜臆畧文字而皆新意知其談兵非徒讀父書者比胡夏客曰考亞本傳知此段所言皆其實録 漢應亨詩濟濟四令弟 謝朓詩平楚正蒼然 吳越春秋諸大夫論事蕭何傅帶劒履上殿 霍去病傳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後漢邊韶傳邊為姓韶為字腹便便五經笥魏文帝詩緘藏篋笥裏 莊子蜣螂之智在於轉丸梅福傳高祖從諫如轉圜 記疏通知遠書教也世說山簡疏通高素 易君子以經綸 陸賈傳祖述存亡之徴凡著十二篇奏之帝稱善號曰新語 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漢書注神器政令也宗廟尚為灰

君臣俱(一作皆)下(去聲)淚崆峒地無軸青(浩然作清)海天軒輊(一作輕轅)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此言世亂位德須人以濟所謂時危也　唐書祿山陷京師九廟皆為所焚曹同六代論宗廟焚為灰燼鶴曰崆峒青海皆河西節度統之　唐書瀚海軍西七百里有青海軍本青海鎮天寶中為軍隸北庭都護府詩如輕如軒注車後頓曰輕前頓曰軒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　季布傳瘡痍未瘳　梁武帝詩連山去無限　漢書音義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去聲)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一作虛)試須存武威郡為(去聲)畫長久利(此言命亞西行以救武威益時危而用異人也　神京未復邊

陲多故此正英雄見才之時帝曰數句述天語丁寧如古詔誥體　朱注武威郡地勢西北斜出隔斷羌戎乃控扼要地河西有事則隴右朔方皆擾是時有九姓商胡之叛故曰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　左傳衛文公衣大布之衣　晉書王裒傳責在元帥　布衣謂杜亞元帥謂杜鴻漸　晉書被於流沙　蘇武傳丁年奉使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書序歷試諸艱　孔融書文武並用成久長之計

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蔡肇作膚一作魯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此送別而勉其立功上四言西土景物下四言濟時籌畧　杜臆踴躍慘澹數語深致規諷之意　綖注安邊應上佐元帥反正應上正神器　王僧達書介於

孤峰絕頂者積數十載　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謂之砠　石戴驛謂驛路在石巖之上　古樂府健兒須快馬　蔡曰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虜舉黃羊蘆酒問外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醱酷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則醉子美之言信驗楊慎曰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咂酒也又名釣藤酒此見溪蠻叢笑朱注蔡肇本蘆作虜引高適虜酒千鍾不醉人當兩存之　羶羊臭也　詩蹋躍用兵　世說道壹道人曰先集其慘澹　趙充國傳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漢高祖紀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末以歸朝大用望之　博議騏驥駕鼓車比亞不當為判官龍馬長吟回首京闕思成夾輔之功喻亞雖在河西乃心不忘朝廷也舊解都憒憒　縱注末二句應上歸再前席意　杜臆起結皆用比興　英矯不凡　起結

各四句中段十句又六句後二段各八句　盧注亞於大歷年間為諫議大夫使魏州宣慰繼又為江西觀察使足見其能　後漢書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南史王融謂宋弁曰若千里馬斯至聖上當駕鼓車　楚辭乘騏驥以馳騁兮　左傳夾輔周室

盧世溎曰送三判官詩絕有關係別出機杼於威弧振敞制極收京布嘉惠藉長計清流沙存武威反復諄託即憤激林丘論兵遠壑穆然有無窮之思與尋常贈送迴別故特表而出之要三判官定自可人於樊曰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於亞曰奮舌動天意踈通畧文字於韋曰老氣橫九州張目視寇讐夫所冀安邊反正舍若人誰屬乎　申涵光曰疏通畧文字便是英雄本色若兩脚書厨濟得甚事

送靈州李判官

黃鶴及朱顧諸家俱編在乾元元年觀詩中獨胡血戰等語及近賀

中興一句當是安史正猖獗靈武初即位時葢至德二載在鳳翔時所作當從杜臆　唐書地理志靈州靈武郡夏州朔方郡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將軍專策畧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上四記當時之亂下望其乘時建功也　血戰氛迷正言四海腥膻策畧稱其主將才良美李判官兵動朔方益將大舉興復也　按唐書祿山反以郭子儀為靈武太守充朔方軍節度使陳濤斜之敗帝惟倚朔方軍為根本此章言專策畧又言動朔方當指郭子儀黄鶴謂王思禮恐誤　古詩四顧何茫茫　後漢袁紹傳參咨策畧曹植征蜀論以謀誅為劒戟以策畧為旌旂　張協七命希代之神兵北齊裴讓之詩皇威奮武畧上將總神兵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鶴注

舊史言至德初英乂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僕卿新史言禄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與太僕卿此題曰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可補二史之闕當是至德二載秋八月作

詔發山西別本作西山今從英華將去聲秋屯徒昆切隴右兵凄涼餘部曲燀一作烜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一作思上策容易去聲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一作歸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

一作不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一作得專征首敘郭鎮隴右上下八句

分截　詔發二句撫題淒涼二句言將門宿望雕鶚四句言郭公忠勇斜日四句記秋隴時景與前程相應和虜四句語屯兵方畧與上策相應　朱注吐蕃和好以懷舊恩故防邊之法不在驚擾自古禦戎惟於鎮靜之中黠寓專征之意　唐六典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東接秦川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沙漠　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空存　朱注舊唐書英乂知運之季子知運為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自居西陲甚為蠻夷所憚開元九年卒於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英乂繼其父節度隴右故有部曲家聲　家聲之句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　詩天步艱難　漢賈讓治河奏議今行上策　前漢書楊惲曰事何容易　搜神記上馬赴前程　范雲詩軒蓋照墟落　曹植詩高風吹我軀

師氏注高風八月風也 詩悠悠旆旌 唐書天寶元年改秦州為天水郡洙曰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即天山一名雪山今名析羅漢山在伊州北 蔡琰笳曲異域殊風 晉書謝安傳每鎮以和静桓溫薦譙秀表足以鎮静頹風 古史紂賜西伯弓矢得專征伐陳子良詩受脤事專征

燕平聲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摎楚錦切一作慘黷遺一作餘孽

尚縱音宗横箭入昭陽殿笳吹一作吟細柳營内人紅袖泣一作短

王子白衣行宸極妖英華作妖一作祅西溪音醯堅切神也星動一作大

園陵一作林殺氣平空餘金盌出無復扶又切繐須兊切帷

輕毁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楡桷夜同傾

此傷禄山之亂亦在八句分截 燕蓟謂陷河北周秦謂破兩都遺孽指安慶緒箭入四句賊至而奔散也宸極四句言驚擾陵寢毀廟四句言燒焚宮廟 賊將安忠順等入長安未嘗有發園陵焚宮殿事當時燒左藏大盈者亂民也其公卿墳墓亦必有乘亂發掘者故此詩槩及之 左傳吴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洙曰豕善突故喻禄山 陳琳檄若駭鯨之觸網言其易決也英華辯證庾信哀江南賦茫茫慘黷杜詩中原何慘黷據陸機漢功臣贊上墋下黷並當作墋 史記羣盜縱横 昭陽殿見哀江頭注 括地志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周亞夫屯兵處 崔令欽教坊記唐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 子夜四時歌羅裳迮紅袖玉釵明月璫 遠注白衣行改微服也秦王將堅黜貫雍以白衣領職可見 虞翻别傳仰瞻宸極徐孝穆書齊聖廣淵體自宸極 漢天文志祅星不出五年其下有軍杜審言詩雲淨妖星落 光武紀赤眉發掘園陵

注圍謂山墳 謝朓詩殺氣盛凉飈 金盌用搜神記盧充幽婚事沈炯表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早出人間 鄴宮故事魏武遺令西陵施六尺牀張繐帷說文繐細疏布也 舊唐書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祿山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街巷 史記項羽入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爾雅注棆木名根屬似豫章 說文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桷左傳注桷椽也

三月師逾整羣胡一作兇勢就烹瘡痍一作恭承親接戰勇決一作餘勇冠去聲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迴節鉞戮力掃欃初銜切槍抽庚切比望

郭回京與上段相承 言破賊之勢指日可成今暫往隴右終當歸殲巨寇也 盧注至德二載肅宗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兵皆會時王思禮軍武功王難得軍西原郭英乂軍東原是三月師逾整羣凶勢就烹也

安守忠寇武功英乂戰不利流矢貫頤而走是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也 梁簡文帝詩潛師夜接戰 庚信平鄴表天策勇決 北山移文馳妙譽於浙右 元宰上相也晉書王導傳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 潘岳馬汧督誄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朱注唐志御史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中丞兼卿所以為加恩 楊惲報孫會宗書位在列卿 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 商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爾雅彗星為欃槍謝瞻詩鴻門銷薄蝕玆下隕欃槍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

主寶一作蓬户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音稅客祇荆作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户狼切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一作媿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一作能無厭禰衡漸衰那

一作寧

此别忍淚獨含情

此送郭而叙交情也　主賓諸生不如下齊說客此自謙之詞

公除拾遺故曰微班郭為中丞故曰獨坐隨肩短髮歎年老得官　杜臆觀劉表稱衡語則郭亦非可依者後果鎮蜀而為崔旰所殺　記儒有蓽門圭竇注門旁窬穿墻為竇如圭　家語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墨子莊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　漢書酈食其說田廣罷歷下守備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米注時賊尚據長安故用下城事　後漢書光武答馬援曰非刺客乃說客也　前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　通籍注見六卷　微班下位也　詩箋周行周之列位也梁武帝詔方當實諸周行飾以青紫　後漢書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竝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　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左傳其髮短而心甚長　陳後主詩進退簪纓移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

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 禰衡見二卷 庾信詩故人傷此別 王粲詩含情欲待誰

廢邑狐狸語空邨虎豹爭人頻墜塗讀上聲炭公豈忘去聲精誠元帥調新律一作鼎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去聲莫作一作無使後功名

終以恢復之事望諸郭卿與第三段相應 狐狸虎豹指當時附賊為盜者元帥指廣平王前軍指李嗣業扈從應上回節鉞功名應上掃欃槍 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三五段各八句第四段十二句

沈炯詩空邨餘拱木廢邑有頹城傅玄放歌行但見狐狸跡虎豹自成羣 商書民墜塗炭 史記龜策傳塗叶讀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 前漢鄒陽書精誠變天地 後漢陶謙書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易師出以律庾信賦玉律調鐘 前將軍見漢李廣傳 唐書李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

數萬衆以為前軍收長安　陶潛詩生平去舊京　児
錯傳安邊境立功名　司馬相如傳扈從横行出於四
校之中　鄒若倩遺公孫弘書勉作功名以
俟嘉譽遠注後功名即孟子後名實之意
王嗣奭曰此詩本送郭之隴右而語意輕外重内其
於隴右但以懷惠鎮静畢之未幾吐蕃果遣使來并
請討賊蓋有先見矣至於中原慘黷餘孽縱横疊疊
而談有人臣所不忍言者正以激感中丞使知急也
後云幾時回節鉞又云安邊仍扈
從蓋深以討賊大事望之英乂矣

送楊六判官使去聲西蕃

鶴注此當是至德二年秋
作詩云帝京氛祲滿時京
師尚未收復也　朱注舊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遣
使和親願助國討賊二載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
給事中南巨川報命詩云慎
爾參籌畫楊蓋贊巨川以行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首叙送楊出使秋風記時西征記地氛祲感世事別離念交情　潘岳賦潘子憑軾西征　海謂青海　梁元帝詩海氣且如樓　王僧達詩遠山斂氛祲　楚辭予既不難夫離別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一作令前程急惟良待士寛子雲清自守令日一作令尹起為官此叙奉使之故絕域二句謂吐蕃請討祿山敕書二句謂朝廷望其助兵宣命惟良指巨川為正使子雲起官指楊六為幕判　李陵書到身絕域之表　左傳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漢書婁敬傳使敬往結和親之約　唐書吐蕃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妻曰末蒙　秦國策武安君曰繕治兵甲　周書惟良折獄　杜詩博議漢書宣帝

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詩用惟良本此亦友于貽厥之類李嘉佑送五叔守歙州詩新安江自緑明主重惟良可證時楊判官必膺郡守推薦銜命入蕃故曰惟良待士寛也　朱注漢書言子雲系出揚侯其字不從木　晉羊舌氏食邑於揚曰揚食我後分其田為三縣曰平陽楊氏則揚與楊同出一姓故楊修有吾家子雲之語或疑此送楊判官不合用子雲事葢失考耳　揚雄傳雄三世不從官有以自守泊如也

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平聲邊

酒排金盌一作盞夷歌捧玉盤草肥一作輕蕃馬健雪重拂

廬乾音干　此敘西行景事　上四言中途下四言至蕃　杜臆垂淚傷時有關臣誼草肥雪乾善摹邊景　班超傳超為官傭書乆勞苦投筆嘆曰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乆事筆硯乎　馬援傳援請討五溪蠻據

鞍顧眄以示可用　杜臆儒衣山鳥怪與壯士恥為儒同一感慨　漢律歷志古之大夫儒衣　庾信詩山鳥一摩驚　蘇武杖漢節注見本卷　蜀都賦夷歌成章梁簡文帝詩玉盤余自嘗　唐書吐蕃贊普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部人處小拂廬

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平聲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末勉其成功歸國　朱注借兵非美事又恐其屈節外藩故以慎謀畫正羽翰戒之欲其伸中國之威不辱君命也　權位可取言不終於判官張注謂借兵之舉權且取之乃曲說也　比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晉紀總論籌畫軍國　何遜詩無因生羽翰千里暫排空　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罷大經曰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竊意今

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雨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矣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　按元白劉賓客輩汝洛唱和集九日送人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假對之工本於杜句

哭長子兩切孫侍御

朱注此詩或刻杜誦載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今載子美集中文死辯證兩存其說　鶴注公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詩稱其為詩流與此合意豈其未到官而死耶當是至德二載作　今按此詩不及亂離中語恐非長孫九侍御也　周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漢因置十五員唐四人

道為(去聲)詩(一作謀 一作諫)書重(去聲)名因賦(一作雅)頌雄禮闈曾(音層)擢桂憲府屢(一作舊 一作近)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一作颯)九原中(上四生前履歷下四死後哀挽　謝靈運詩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起用謝意　阮籍詩信道守詩書　前漢書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任昉集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注禮闈尚書省也　顧注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末徙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　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　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府　漢桓典名驄馬御史　劉楨詩逝者如流水　晉書阮籍遺落世事　庾肩吾詩韓城想舊臺　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興　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

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奉贈嚴八閣老鶴注考舊史嚴武遷給事中在收長安之前此詩在至德二載作是年公亦為拾遺　蔡曰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至德初武以房琯薦累遷給事中

扈聖一作扈從或作今日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一作許接聯新詩句句好應平聲任老夫傳上四頌嚴稱其遇主秉時下四敘情喜其同官相契　顧注武父挺之與公友善故稱武為妙年而自稱老夫　困學紀聞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

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　扈後從也世說王弘之曰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黃曰唐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中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朱注說文閤與閣異閣夾室也以板為之亦樓觀通名閤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也漢三公黃閤　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閤又唐門下省以黃塗門謂黃閤此詩閣字與侍嚴大夫詩生理止憑黃閣老皆當作閤杜公誤作閣字訛字相沿耳　後漢祭遵傳明公常欲衆軍整齊　曹植求自試表終軍以妙年使越　鶴注舊唐書武累遷給事中既取長安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其為給事纔三十一故曰妙年　吳志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得關張為之輔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北史魏慕容紹宗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辟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唐書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禮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淮南子秋風下霜鷹鵰搏鷙 揮麈錄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昔人不以蹈襲為非 記郊特牲天子無客禮 漢景帝詔其以客禮待之 疎放出向秀思舊賦序 曹植詩在官曹之典列 梁元帝玄覽賦高門接連 陶詩登高賦新詩 劉君白答僧巖書何嘗不句句破的 任託也傳傳頌也

月 此當是至德二載七月作故云秋期近是時官軍尚在扶風至閏八月二十三日始命郭子儀收長安國西營指扶風軍士扶風在長安西北也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 一作道 休照國西營

上四月中之景下四月下之懷　蟾兔承月影來緊注
下闋　月色常明如此恐照　已照人各惹愁恨耳
三四闋　染不必別生議論　高昂詩天上人間
無可比　詩秋以為期　梁簡文帝詩月影山遲遲
庾肩吾望月詩渡河光不没　張衡靈憲序嫦娥託身
於月是為蟾蜍說文蟾蜍蝦蟇也　傅玄擬天問月中
何有白兔搗藥　又詩丹心為寸傷　吳質牋
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戴暠詩西園偏照人
黄生曰此詩詠月全首作嗔怪之詞實與一百五夜
對月同一奇恣特此首精深渾雅故讀者不見其奇耳
王嗣奭曰杜詩凡單詠一物必有所比此詩為肅宗
而作天運初回新君登極將有太平之望秋期近而
月影清也然嬖倖已為熒惑貴妃方敗復有良娣入
河而蟾不没也國忠既亡又有輔國搗藥之兔長生
也所以心愈苦
而髮增白耳

張綖曰蟾兔以比近習小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擣藥長生潛竊國柄也丹心益苦無路以告也白髮添明憂思致老也故結言休照軍營恐愈觸其憂耳當時寇勢侵逼如此而近習猶然用事何時得見清平耶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雲字一作兩院遺補諸公得聞字

朱注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兩院謂拾遺補闕也作遺補是　此是至德二載八月往鄜州省家時作　新唐書公家寓鄜彌年艱窶詔許公自往視

田園須暫往一作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去聲無雲山路時一作晴吹角一作笛

那堪處處聞上四留別之情下四歸途之景　顧注五六紀天時之可往作途中自慰語七八紀時事之難往作途中自悲語　蕭慤詩田園聊復歸庾信詩暫往春園傍　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庾詩酒醺人半醉　月令苦雨數來　陶潛詩日暮始無雲　王勃詩葉齊山路狹　何遜詩處處皆城市

晚行口號平聲　此公往鄜省家在道時作　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　張說有十五夜衛前口號口號不始於杜公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飢烏集戍樓市朝音潮今日異喪去聲亂幾時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上四晚行之景下四晚行有感 落雁飢烏寫中路淒凉之狀亦見喪敗之餘行人少而戍卒稀 盧注讀此二句有春燕巢於林木之感 邵注三川在鄜州南六里顏延之詩日夕望三川 汸注不可到徒步行緩也 蔡琰詩雲山萬里分歸路遐 國策更羸虛發而落雁 江總詩落雁不勝彈 陸機詩寒水入雲烟 張正見詩飢烏落箭鋒 庾信詩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 陸機詩市朝忽遷易 詩喪亂既平 古詩為焦仲卿妻且暫還家去 顧炎武曰考江總傳梁太清三年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還朝總年四十五所謂還家尚黑頭也子美遭亂崎嶇畧與總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耳傳又云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既無還家之文而禎明三年為陳亡之歲總年已七十一頭安得黑乎且子美詩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又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亦已亟稱之矣 劉須溪謂著一梁字不勝

其愧此謬說也

獨酌成詩此公往鄜州在途獨酌而作 沈炯有獨酌謠江總詩獨酌一尊酒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燈花何太喜酒綠一作色正相親醉裏從趙作曾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一作共非被去聲微官縛低頭媿野人上四敘旅夜情事題意已完下則有感身世而歎一官之拘束 杜臆遇酒而燈花為兆酒之難得可知 仕從為客酒解客愁詩覺有神喜動詩興也二句暗承 陶歎折腰杜愧低頭皆不肯屈節於仕途者 西京雜記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 吳越春秋欲興兵戈以誅暴朱超詩若言為客易

楚　前漢蕭望之傳宣帝不甚從儒術　潘岳詩豈敢陋微官　後漢梁鴻傳妻曰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　愧野人愧不如彼之自適也

趙汸曰東坡詩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又云却舉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皆出於此古人凡送別遣懷之作只寫景言情而作詩本意已在其中若於篇中明說作詩近於自注終覺非體如大雅卷阿篇乃召康公相成王之詩首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末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此係一時唱和之作故首尾提出賦詩之意又嵩高篇乃吉甫送申伯之詩末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但於章尾結出贈詩之意收束有情杜集如留別嚴貫詩於第三句云去遠留詩別如此詩於第四句云詩成覺有神又如遊修覺寺詩於第三句云詩應有神助突於半腰中揷入作詩題意已盡而語氣亦

傷後面重敘便脉絡不貫矣此皆少陵不拘古法處未可為訓也

徒步歸行 原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鶴注李特進當是李嗣業本傳京兆高陵人因隨高仙芝平少勃律加特進禄山反肅宗追之至鳳翔上謁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千疋 杜聽近侍之臣徒步而歸以見軍事倥偬之狀命題有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

武定禍亂非公誰 敘李公戡亂之才 吳志孫堅謂張温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魏志曹操曰天下英雄唯孤與使君 忠經苟利社稷不顧其身 通鑑魏賀拔軌謂宇文泰曰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國語輿人誦曰田不抎禍亂其興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 扶又切

能輕肥青袍朝音潮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此自敘徒步之由公往行在麻鞋謁帝有青袍而無朝服　舊書至德二載二月議大舉收復盡括公私馬以助軍故惟徒步而行　范雲詩衣馬悉輕肥　孔融書朝士最重儒術　史白頭如新　燕國策匹夫徒步之士人生交契無老少去聲論平聲心英華作心一作交何必先同調去聲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末言歸行須馬之意無老少見忘年之交何同調見忘形之交　魯訔注時李特進守邠州公便道經邠作詩贈李就借乘馬也　此章三段各四句　說苑論交合友　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櫪馬槽也　古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遣使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　廣韻馬黃白色曰驃

九成宮張遠注此遊中所見記事之作下首同唐書九成宮在鳳翔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書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簿錄事各一人　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序九成宮隨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迢遞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音層宮憑風迴一作迴岌嶪土囊口從九成宮敘起　山高宮敞此遠望之勢　謝朓詩肜肜蒼山色　蕪城賦崒若斷崖　水經注猶

傳杵臼之迹楊敬之華山賦坳者似池洼者似臼相如哀二世賦坌入曾宮之嵯峩 谷口迴風見其可以避暑 西京賦狀崔嵬以岌嶪岌嶪高峻皃 風賦風起於地浸淫於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注土囊谷口也

立神扶棟梁一作宇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一作扶長松倒一作側揭巘魚列切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此記故宮景物上四言殿宇軒豁下四言古跡蒼涼 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 老子鑿室以為戶牖 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 酈炎詩靈芝生河洲 孫逖詩紗總宿斗牛 庾信賦紛披草樹 墨子荊有長松文梓 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巘緣雲上征揭巘嶄巖皃 書禹貢厥貢鉛松怪石 江總詩哀猿數處愁 古樂府猿鳴三聲淚沾裳 劉珊詩

邊聲隕客淚 蔡邕薦皇甫規表藏器林藪之中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於虔切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英華作署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此段敘事言宮歷兩朝有殷鑒不遠之意通鑑隋開皇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 史記嚮使秦緩其刑罰 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世 置官見題下注 王融曲水詩序周王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我行陳作來屬之玉切時危仰望嗟歎火天王狩晉晁並作狩趙云守音狩太白駐馬更搔一作回首末段敘情對故宮而念新君含無限興亡之感 杜臆天王守太白蓬萊且不能居況九成遺跡乎 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

八句前漢郊祀志百姓仰望記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時肅宗在鳳翔故云天王狩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唐書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温子昇詩駐馬詣當壚詩搔首踟蹰

玉華宮

舊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二十二年詔曰即澗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繪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荊扉變綺窗於甕牖地理志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為玉華寺寰宇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

溪迴一作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一作竽瑟秋色一作

氣一作光正一作極蕭灑首記舊宮凄涼松風屬聞蒼鼠屬見鬼火屬見哀湍屬聞萬籟屬聞秋色屬見　七發依絕區分臨回溪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溪曰釀酥溪　劉孝綽詩松風吹繐帳　朱注玉華宮作於貞觀年間去公時僅百載而云不知何王殿者何也按高僧傳載玄奘嘗於此譯經意以廢為寺興九成之置官居守者不同故人皆不知為何王之殿耳非公真昧其跡也　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　陸機登臺賦步陰房而夏涼　淮南子人血為燐楚辭鬼火兮熒熒　尚書傳傅氏之巖在虞虢界有澗水壞道　說文湍急瀨也　張正見詩聊因萬籟响　莊子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墨子彈琴瑟吹笙竽　周王褒詩秋色照孤城　無名釋詩瀟灑出樊籠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

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撫遺迹而增慨也　即觀美人物化孰是長年住世者乃冉冉征途間乎所以有感而歎息耳上章以傷亂作結本章以憂老作結　此章二段各八句　江淹詩美人歸重泉　王褒僮約文早歸黃土陌　列子鄭衛之處粉白黛黑樂府粉黛不加飾　恨賦喪金輿及玉乘　古詩所遇無故物　西京雜記張丞相墓前有石馬　趙日當時必有隨輦美人歿葬宮旁故及之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苻堅墓　魏文帝詩憂來無方人莫知之說苑齊景公坐地晏子獨寨草而坐謝惠連詩藉草繞回鑾　楚辭臨風怳兮浩歌　王微詩傾筐未盈把賈誼惜逝賦壽冉冉而日衰兮注冉冉漸也　徐陵詩征途愁轉旆　兩都賦神仙長年天台賦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洪邁容齋隨筆云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

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黄州詩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别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舷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

羌邨三首

此亦還鄜州時道中作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邨洛交邨墟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當作鵲噪歸客一作客子千里至

此旅人初至家而喜也 杜臆荒邨晚景摹寫如畫 謝朓詩崢嶸瞰平陸郭璞曰崢嶸高峻也 漢書五行志赤雲起而蔽日 陳後主詩日脚沉雲外 鮑照詩瀉水置平地 曹植詩柴門何蕭條

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謝靈運詩歸客遂海隅

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音虛欷叶音戲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記悲歡交集之狀家人乍見而駭鄰人遙望而憐道出情事逼真後二章俱發端於此亂後忽歸猝然怪驚有疑鬼疑人之意偶然遂死方幸免如夢寐生恐未真　司空曙詩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是用杜句陳後山詩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是翻杜語　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我在如論語子在之在　梁簡文帝詩拭淚空搖手　鮑照詩世亂識忠良　古詩飄蕩水無根　蔡琰曲喜得生還兮逢聖君　列子范氏之黨以為偶然　劉孝孫詩鄰人思舊情　楚辭曾歔欷余鬱邑注歔欷哀泣之聲　蔡琰曲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　樂府晝短苦夜長不如秉燭遊

陸放翁云夜深宜睡而復秉燭見火客喜歸之意泠齋讀平聲謂更換執燭未然 列子一里老幼垂涕相對

沈約詩神交疲夢寐

王嗣奭曰前有述懷得家書二詩公與家人已知兩存矣此云妻孥怪我在生還偶然遂何也蓋此時盜賊方橫乘輿未回人人不保直至兩相面而後知尚存此亂世實情也 王慎中曰三首俱佳而第一首尤絕一字一句鏤出肺腸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真國風之義黃初之旨而結體終始乃杜本色耳 申涵光曰杜詩鄰人滿墻頭與羣雞正亂叫摹寫邨落田家情事如見今人謂苦無詩料者只是才弱胆小觀此等詩何者非料耶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去聲膝畏我復扶又切

却去憶昔好去聲一作多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此章敘還家後事承上妻孥來急於回家而仍少歡趣者一為父子久疎一為生計艱難也　不離膝乍見而喜復却去久視而畏此寫幼子情狀最肖好追涼去夏方暑北風勁今秋向冬矣撫事百慮傷樂寒無具　遠注下四句即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　隋孫萬壽詩晚歲出玉谷方春度京口　軍壘暫歸故云偷生吳志秦旦曰孰與偷生苟活　何遜詩幽居乏歡趣　前溪歌寧斷嬌兒乳　孝經親生之膝下　仲長統傳濯清水追涼風李德林詩山水暫追涼　詩北風其涼　江淹詩伏枕懷百慮賴知禾黍英華作黍秋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末乃對酒自慰方幸家人完聚也　慰遲暮回應晚歲偷生撫事百慮　此章上八句下

四句　麥秀歌禾黍油油分趙曰黍秫所以造酒　魯書曰酒𥞊即酒醉也　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至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離騷恐美人之遲暮

羣雞正一作忽亂叫客至雞鬭爭一云正生驅雞上上聲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扶又切清此章記隣里之情承上隣人來　客至雞啼見荒舍寂寥之景清濁遮斟各領村家酒味也　首章客至公自謂此章客至指父老　應瑒詩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　申鑒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　漢樂府雞鳴高樹巔　謝靈運詩假紫返柴荆　漢高帝紀與父老約　漢樂府兄弟四五人　古樂府遠行不如歸　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酒德頌挈榼提壺榼酒榼　魏志徐邈曰酒清者為

聖人濁者為賢人莫從英華一作皆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一作郎盡東征請為去聲父老歌艱難愧深一作餘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涕一作淚縱平聲橫

再敘飲中問答皆亂後悲傷之意　莫辭四句代述父老之語請為二句致謝父老之詞歌罷而歎公傷亂也聽歌而涕父老酸心也　杜臆兒當兵革故莫耕而酒薄此正艱難處乃能用情如是故感而有愧　金氏曰艱難愧深情即所歌之詞　此章上下各八句

莊子魯酒薄而趙酒厚說苑器薄則亟毁酒薄則亟酸　過秦論兵革不休　潘岳閒居賦兒童稚齒

東征討安禄山也　詩遇人之艱難矣　桃花源記緬焉起深情　韓非子造父終日不食仰天而歎　孔融詩高談滿四座　長門賦涕流離而縱横

杜詩每章各有起承轉闔其一題數章者互為起承轉闔此詩首章是總起次章上四句為承中四句為轉下四句為闔三章上八句為承中四句為轉下四句為闔此詩法之可類推者

北征 公遭祿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鄜州在鳳翔東北故以北征命篇　鶴注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在羌村後至德二載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　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為題

皇帝二載上聲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首段從北征問家敘起　春秋繁露德侔天地者稱皇帝蔡邕獨斷秦承周末自以為德兼三王功包五帝故并以為號漢因之而不改　詩二月初吉初吉朔日也楚辭駕玄螭兮北征　陰鏗詩蒼茫歲欲晚蒼茫急遽之意　詩宜其家室

維時遭艱虞危一作朝音潮野少暇日顧慚恩

私被詔許歸蓬蓽拜一作奉辭詣闕下一云閶門怵惕久未出

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去聲興主經緯固密勿

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一作路猶恍

惚乾坤含陳浩然本作合瘡痍憂虞何時畢次述辭朝戀主之情　上八欲去不忍憂在君德下八既行猶思憂在世事　王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死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録詔放甫歸鄜州　庾信哀江南賦逮永嘉之艱虞　張協詩朝野多歡娛　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夢弼曰少暇日謂軍興之際公私不遑安處　顏㥲自顏慚愧也裴松之三國志注表顧慚二物　曹植詩不得顧恩私傅咸詩歸身蓬蓽廬　晉史論陳王就國則拜辭隕涕

班彪詩上書詣闕下　曹植詩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孔叢子犯顏諫諍公正無私　公為拾遺故恐君有
遺失前漢張安世傳無所遺失　文心雕龍經緯區宇
彌綸彝憲　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密秘也勿匪
勉也　東胡指安慶緒　鍾惺曰臣甫用章奏字面如
對君語　家語敬姜曰無揮涕　行在見竄鳳翔詩
法言人心忧惚　漢書瘡痍者未起說文
痍傷也金瘡也　易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平聲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帶一作戴一作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去聲幽事亦可悅山果

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一作酸）齊結實緬（一作縹）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郭作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一作梟）鳴黃桑埜鼠拱亂穴夜深（一作中）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昌活切）遂令（平聲）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此歷敘征途所見之景既踰越阡陌復回顧鳳翔自此而過邠郊望鄜時家鄉漸近矣　大約菊垂以下皆邠土風物此屬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風物此屬慘景　周甸注途中所歷有可傷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　申涵光曰丹砂數句混然元化我行二句儼若畫圖　詩

行邁靡靡　王粲詩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陌與阡漢書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曹植詩千里無人烟　眇少也　陶潛詩蕭瑟空宇中　被傷戰士之帶傷者　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呻吟聲引氣也　國策流血成川　元年十月房琯有陳陶青坂之敗二年郭子儀復有清渠之敗故云呻吟更流血　家語旌旗繽紛　沈約詩雲華乍明滅　陰鏗詩寒山但見松　重重疊也　古樂府飲馬長城窟　唐書邠州新平郡屬關内道杜篤論都賦瘞后土禮邠郊　胡夏客曰入地底暗用陶復陶穴事其俗尚窟居也甘泉賦窺地底而上回　括地志涇水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九域志邠距涇才百五十里　海賦蕩潏島濱蕩潏水流貌陳子昂詩雲海方蕩潏　陸機詩猛虎憑林嘯又狐獸更我前　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　阮籍詩託志青雲上　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鍾惺曰幽事六

句當奔走愁絕時偏有閒心清眼看景入微　支遁詩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　高唐賦芳草羅生　晉虞摯流離鄠杜間拾橡栗而食廣韻橡栩實也本草其實似栗實而小　左思蜀都賦丹砂赩熾出其坂　世說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淮南子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又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景福殿賦結實秋商敷華青春　縱注鄜時即鄜州公家所在時地高而遠先見也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於鄜衍作鄜時用三牲郊祀白帝　薛道衡詩鸞旗歷巖谷　劉繪詩出沒萬重山　詩我行其野　左傳君其問諸水濱　杜臆公先至水濱望家切而行步速也　詩我僕痡矣　楚辭搴芙蓉兮木末

詩鴟鴞鴟鴞注鴟梟鵂鶹惡鳥爾雅茅鴟怪鴟郭璞注茅鴟今鴆似鷹怪鴟即鵂鶹一名角鴟鳴即雨晝無見夜即飛　詩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說文江東大鼠能人立以前兩脚拱

頭跳舞（蘇武詩行役在戰場　張華詩平臺寒月色　王粲詩白骨蔽平原　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為賊所乘自相踐蹦墜黃河死者數萬人　庾信哀江南賦百萬義師一朝卷甲　散何卒倉卒散失也　長安舊為秦地故曰秦民史記白起傳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　何承天集徒以殘害剥辱物　鵬賦化為異物兮又奚足悲）況我墮（一作隨）胡塵及歸盡華（音花）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一作迴）悲泉共幽（一作鳴）咽（入聲）平生所嬌（一作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音悖）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綴（一作綻）才（一作纔）過膝海圖拆（一作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一作短）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咽臥數日一云數日臥嘔泄那無一作能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一作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扶又切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於虔切得說一作脫

此備寫歸家悲喜之狀裋褐以上乍見而悲極夫妻兒女至情老夫以下悲過而喜盡室家曲折之狀在賊四句繳上以起下所憂在君國矣　晉劉聰載記論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墜顛而後可用　何遜詩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　子

夏衣若懸鶉百結王隱晉書董威輦拾殘繒輒結為衣號曰百結　阮籍車駕所窮慟哭而返　宋玉高唐賦虛聞松聲　陶潛詩驟驥感悲泉　古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陶詩嬌兒索父啼　杜臆白脉雪乃飢色韻府俗人謂父曰耶亦作爺　南史陰子春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沈佺期詩窮因多垢膩　說文襪足衣也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　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杜臆海圖四句乃故家窮狀　淮南子起波濤王褒講德論曲折不失節　趙注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舊繡所剌之物剪舊物以補豎衣故折移而顛倒也　木華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色又丹穴之山有鸑鷟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　詩顛倒衣裳　方言關西謂襜褕短者為裋褐漢書注裋謂僮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始皇紀寒者利裋褐　淮南王安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古詩面

以粉黛似空青　詩抱衾與裯箋衾被也即寢衣裯牀帳也　揚雄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　左傳晉嬴氏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注櫛梳比總名沈佺期詩斜光映曉妝　朱鉛即丹粉也宋玉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史記淳于髡傳盃盤狼籍七命瀾漫狼籍狼所卧處草皆披靡曰狼籍　前漢書張敞為婦畫眉漢城中謠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雷次宗書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　詩苟無飢渴　陶詩父老雜亂言左傳聒而與之語過期　陸機詩生理各萬端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改坐一作旁覺妖一作祆氛一作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一作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

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此憂借兵回紇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紇助人心順矣此興復大機也但借兵外夷終為國患故云少為貴虛佇帝望回紇氣奪羣議沮喪趙次公曰不用外兵而用官軍此即當時之議　前二段分應北征問家後三段申恐君遺失之故　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漢書注天子在外曰蒙塵　吳越春秋揀士練卒　陶潛詩遠眺同天色　魏文帝書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顏延之詩陰風振涼野　唐書回鶻傳回紇其先匈奴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隋曰回紇亦曰韋紇至德元載九月回紇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四千助國討賊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稱王為兄趙曰隨回鶻當以回紇為正德宗元和四年始請易號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後漢郎顗傳助順元氣

孔德璋詩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馳突馳驟衝突也晉趙王倫傳從兵五千人　詩驅馬悠悠　戰國策張儀曰車千乘騎萬匹　晉石勒傳令我與此輩共事記禮有以少為貴者　司馬遷書勇之決也　回紇傳其人驍强初無首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淮南子破敵陷陣莫能壅禦　庾信詩箭飛如疾羽隋煬帝取桃竹白羽箭賜佛羅酋長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　大戴禮聖心備矣　世說桓溫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　王粲羽獵賦魂亡氣奪魏志吳人奪氣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一作何浩然本作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畧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

絶此陳專用官軍之利是時名將統兵奇正兼出可以收兩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為制勝萬全之策

朱注當時李泌之議欲令建寧並塞北出與光弼犄角以取范陽所見正與公同 繼注公以乞師回紇為非計故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又謂官軍直可乘勝長驅故云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唯此議不行回紇果為唐患而河北迄非唐有其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蓋為此也公嘗自比稷契其經綸槩見於此矣

昊天六句仍以天意決其必勝也 陸機詩伊洛有岐路 抱朴子八極之外如在指掌 出師表深入不毛

蓄養也銳鋒利也 杜預疏此舉十有八九利 青徐禹貢二州名在山東 恒山碣石在東北書太行恒山至於碣石 詩昊天曰明 記霜露既降 春秋演孔圖正氣為帝 漢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 翼奉傳轉禍為福 酉陽雜俎祿山死太白蝕月 崔駰達旨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宋明帝即位詔皇綱絶而復

憶昨（一作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必列切）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胡仔云當作殷周）衰中自誅妹妲（諸本作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借鑒楊妃隱憂張良娣也　許彥昭曰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能再振否則不可支矣陳玄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匡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　欲致興復當先去女戎　魏志曹操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西陽雜組狽兩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之則不能行　吳都賦古先帝代　姦臣謂楊國忠同惡謂虢國夫人輩　陸機辯亡論姦臣竊命　漢書韓彭葅醢　書同惡相濟　又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從夏殷爲是　下有周漢也　妹喜妲己桀紂所嬖　舊作褒妲疑誤　書明

哲實作則　周宣漢光皆中興主　舊唐書上至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以從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詩桓桓于征注桓桓武勇貌　書左仗黃鉞　後漢書海内忠烈張元節　微爾即微管仲之意　孫楚與孫皓書愛民活國道家所尚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終以太宗事業望中興之主當時舊國思君陵寢無恙其光復在指顧間矣　此章大旨以前二節為提綱首節北征問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節恐君遺失乃意中

事伏五六七段公身為諫官外恐軍政之遺失內恐宮闈之遺失凡辭朝時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於斯此其脉理之照應也若通篇構局四句起八句結中間三十六句者兩段十六句者兩段後面十二句者兩段此又部伍之整嚴也　庾信詩淒涼多怨情　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天寶七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　庾信小園賦寂寞天外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　唐避太祖諱改為獸白獸闥即白獸門也　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為旗上褘也　佳氣注見前　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蔡曰金闕　闕謂以金飾闕門　後漢郎顗疏園陵至重聖神攸憑　張悛為諸孫置守冢人表掃除塋壟舊書天寶十載正月太廟置內官灑掃諸陵廟淮南王歌煌煌上天　傅毅詩靡所樹立陸機高祖功臣贊曲逆宏達

羅大經曰唐人每以李杜並稱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一飯未嘗忘君與又云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范梈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王嗣奭曰昌黎南山韻賦為詩少陵北征韻記為詩體不相蒙南山琢鏤湊砌詰屈奇怪創體傑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不脫文人習氣北征固是雅調古來詞人多用之如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等作庶可與之雁行也又曰其篇法幻妙若有照應若無照應若有穿插若無穿插不可捉摸　李長祥曰杜詩每有起得極厚而無頭重之嫌收得極詳而無尾大之迹北征中間歷言

室家情緒乃本題正意故不見腹脹之病　葉夢得曰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古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為工至杜子美北征述懷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記傳此古今絕唱也　胡應麟曰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為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唐汝詢曰杜五言古體情莫妙於三別嘆事莫核於三吏自訴莫苦於紈袴經濟莫備於北征夢李白寫懷見其高望嶽慈恩寺取其壯他若留花門前後出塞玉華九成諸作胸中羅宇宙無所不有斯見其大　鍾惺曰讀少陵奉先詠懷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長篇不易作當於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亂時斷時續處得其篇法之妙

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官軍背叛逼迫明皇

不得已而誅貴妃也頗失事君之禮老杜北征詩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蓋言明皇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

行次昭陵

朱注昭陵在醴泉近涇陽直京師之北草堂詩箋序於北征詩後良是蓋省家鄜州道經此也黃鶴編在天寶五載謂西歸應詔時作大謬　今按題云行次是便道經行而次於陵前當從朱說為正　唐書京兆府醴泉縣有九嵕山太宗昭陵在西北六十里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首敘太宗戡亂之功　庸主指六朝諸君羣雄指李密竇建德輩獨夫指隋煬帝龍鳳質真主出也虎狼都關中入也疲凋敝問問罪讖符讖威兵威也　國語率歷代之舊俗　史記范雎傳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　世說嶠

玄謂曹公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李百藥皇德頌定羣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為魚　書曰獨夫紂朱注隋書楊玄感謂游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舊唐書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　隋都關中即秦舊地張縱注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據關中　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　顧炎武日知錄以虎狼為秦分野蓋據天官書西宮參為白虎東一星曰狼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代此另一說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一作逸足日月繼一作亨高衢文物多師古朝音潮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此記貞觀致治之盛　堯典尚書篇名高祖諡神堯禪位太宗故曰尊堯典禹謨言九功惟敘太宗樂名九功舞故曰協禹謨　朱注李靖房杜諸公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　師古如製

雅樂定律令議封建之類老儒如用虞世南諸學士直辭如納王珪魏徵之諫賢路如召馬周劉子翼皆是　許顗彦周曰文物多師古四句見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莊子彼以利合此以天屬洙曰天屬父子也　魏收詩導水通神功　後漢書論中興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　登樓賦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氣蘊風雲身負日月　左傳臧哀伯曰文物以紀之　書說命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　賈山至言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　宋宗炳論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　說苑晏子曰明君在上下有直詞　後漢鄧后紀論建光之後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　前漢劉向傳通賢者之路潘岳詩在疚妨賢路　南都賦下蒙龍而崎嶇廣雅崎嶇傾側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

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此再敘當時仁政以補上文所未備　自隋末大水餓殍滿野至貞觀初年連遭水旱是往者之天災猶降而民困尚未蘇也太宗則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如吞蝗而歲輔不災肆赦而所在皆雨遂能安率土撫洪鑪矣　一說此從天寶之亂追想太宗當祿山陷京是隋末災殃再降於今以致生民重困故想太宗神靈指麾而蕩滌之　今按前說文意平順本於張南湖王右仲後說語氣陡健本於唐仲言朱長孺兹以前條為主　左傳孤實不德天降之災　書至於海隅蒼生　喘氣疾也蘇息緩也　漢書陳平對漢王曰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　詩率土之濱　歐陽公曰蕩滌撫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　漢紀陳琳曰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英華作石馬汗常趨松柏瞻虛一作靈殿

塵沙立暝樊作暗途寂寥閑國日流恨滿山隅末乃行次昭陵而有感也　壯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謂陵也玉衣鐵馬見靈爽猶存松柏塵沙歎景色荒凉傷今思昔故對山隅而流恨耳　此章起首中腰各四句前後二段各八句

韓信傳何為斬壯士　西都賦三選七遷充奉陵邑

易幽入貞吉　漢郊祀志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後人名其地為鼎湖　列子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　漢儀注以玉為衣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惡之　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群朱旗萬里　庾信碑銘碑枕金龜松橫石馬西京雜記陳縞見張丞相墓前石馬　按玉衣既用漢事則鐵馬亦當援引古典考南史蕭猷為益州刺史遇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城猷兵糧俱盡退禱楚王廟神

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能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鐵馬汗趨疑用此事　詩松柏丸丸春秋含文嘉天子墳高三仞樹則松諸侯半之樹則柏　何思澄詩虛殿簾帷静　薛道衡詩塵沙塞下暗　陶弘景詩暝途載誰賞　楚辭聲敫敫以寂寥兮　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沈約詩流恨满青松　鮑照詩高墳纍纍滿山隅

重（平聲）經昭陵（此必鄜州省家之後復至長安時作）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先敘太宗）

生前　繼注首聯言應運而興天人係屬乃一篇之柱風塵一聯應草昧句翼亮一聯應謳歌句聖圖廣大言

創業之弘尺劍戎衣之成功也宗祀光輝言垂統之遠文德武威之餘陰也　何景明曰用經史入詩絕不見斧鑿痕使他人道之未免拙滯　易天造草昧注草而不齊昧而不明此言隋末之亂　應劭人物志草之秀者為英獸之特者為雄太宗紀上問侍臣帝王剏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剏業難矣　梁武帝詔謳歌攸奉萬有樂推　書天之歷數在汝躬　陸機表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古詩中用風塵有二義如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即杜詩風塵三尺劍也如陸機詩京洛多風塵即杜詩風塵為客日也一是戰鬭之風塵一是行旅之風塵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左傳社稷有主風俗通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祀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書一戎衣天下大定庾信詩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抱朴子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才

石崇大雅吟啟土萬里志在翼亮書誕敷文德又丕承哉武王烈隋煬帝詩前驅振武威蘇頲應制詩聖圖恢寓縣蔡邕陳太丘廟碑光明配乎日月廣大資乎天地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前漢兒寛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有五雲飛一作此記重謁昭陵末句即五陵佳氣無時無之意張遠注此章上八句下四句古詩陵寢暮烟青漢書注陵山陵寢寢廟也後漢祭祀志漢諸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之具唐會要昭陵因九嵕層峰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玄宫傍巖架梁為棧道懸絶百仞繞回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宫門頂上亦起游殿陶弘景詩句容之句曲山中周迴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曠宋之問詩巖端接空曲書則亦有熊羆之士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唐注因重經故云再窺古詩松柏夾廣

路京房易飛候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又有五采雲在松下如車蓋

彭衙行 單復注公避賊艱難之際得孫宰顧遇事後感荷而作　黃希曰公避寇在天寶十五載此云別來歲月周知詩是至德二載追憶避賊時事非謂歸鄜州如此也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一作門月照白水山首記避亂彭衙北走南走見漢書古樂府陌上桑不見天路險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初簪切差此兹切谷鳥吟一作鳴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一作猛虎聞古叶無沿切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古叶稱延切小兒強區兩切解事故索色責切苦李餐此叙

揭家遠行兒女顛連之苦左傳盡室以行書顏厚有忸怩鍾會孔雀賦華羽參差宋之問詩谷鳥囀尚澁鳥鳴無人一路荒凉之景古詩手巾掩口啼詩輾轉反側唐書劉仁軌稱解事僕射庾信詩苦李無人摘晉書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一句半雷雨泥濘相攀牽一作牽攀既無禦雨一作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一作最契濶竟日數里間埜果克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此敘雨後行蹇困頓流離之狀徐幹詩所經未一旬荀濟詩誰肯相攀牽易雷雨之動滿盈經契濶謂連朝勤苦詳見六卷左思詩秋菊兼餱糧宋之問詩暮投人煙宿杜臆暮宿天邊烟逃難之人望烟而宿莫定其

居也小留同晉作固一作周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同層雲古叶于元切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平聲門古叶民堅切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古叶胡勲切　此記孫宰晉接之情　據詩意孫宰當在同家窪遇孫之後因寄妻子於鄜州遂欲從蘆子關以達靈武　朱注鄜州在白水縣北延州在鄜州西北蘆關又在延州北時公欲北詣靈武故道出蘆關也　遠注黄希以孫宰為三川宰或曰人名也玩詩意人名為近　沈約詩高義薄雲天薄迫也王粲詩哀鳴入層雲謝靈運詩朝游窮曛黑　漢書外戚傳張燈燭設幃帳　易重門擊柝　古歌可以濯我足　夢弼曰剪紙作旐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韓詩外傳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

千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古叶七緣切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古叶居員切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備誌孫宰周恤之誼出妻孥出見宰也衆雛指兒女爛漫熟睡貌　杜臆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乃代述孫宰語所謂露心肝於艱難之際者必如此說下面文氣方順舊解俱云夫子指孫宰誤矣　息夫躬絶命詞涕泗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泗闌干也王洙注闌干淚墮衆多貌趙注談藪王元景使劉孝綽送之泣下闌干　鸚鵡賦憫衆雛之無知莊子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申涵光曰爛漫二字寫稚子睡態入神　左傳盤餐加璧注餐水澆飯也陶潛詩誓將不復疑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古叶胡涓切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末結別後追思之意　杜

聽公念孫宰肝膈時往來於中故追寫逃難之苦愈真則感勒周旋之德愈重　此章四句起六句結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八句　潘岳西征賦高祖之興也聽明神武豁達大度　王粲詩喟然傷心肝　梁書何敬容曰西晉祖尚玄虚使中原淪於胡羯　王粲詩豺虎方構患　黄希曰仍構患謂史思明等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安慶緒使尹子奇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趨睢陽

此詩用韻參錯不一經朱注考訂知各本古韻也至於分析段落諸家頗混今鈞清眉目庶朗然易見耳

蕭山毛奇齡韻學指要曰古韻無明註惟宋吳棫鄭庠各有古韻通轉註本惜當時但行棫說而不行庠說致韻學大晦考鄭氏古音辨分古韻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皆協陽音支微齊佳灰五韻皆協支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協先音魚虞歌麻四韻皆協虞音蕭肴豪尤四韻皆協尤音侵覃鹽咸四韻皆

協覃音其書出吳氏韻補後按之古音已得十之九所畧不足者魚虞歌麻與蕭肴豪尤尚分兩部耳按毛氏此書實足破沈韻之拘隘閔少陵彭衙行合六韻於一篇唐人尚知古韻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注考唐史至德二載八月丁卯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此詩當作於九月

胡騎（一作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首言軍臨賊境勢在必克　木蘭詩但見胡騎鳴啾啾　梁元帝詩擁旄去京縣　唐書至德二載閏八月賊寇鳳翔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等率衆捍賊衆勝攻中渭橋追擊至苑門賊大軍屯武功燒營而去九月丁亥廣平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香積

寺之北澧水之東賊大敗斬首六萬賊帥張通儒棄京城走陝郡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游於鼎沸之中 後漢謝夷吾傳游魂假息非刑所加 異苑晉太元中桓謙見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埳中出緣几登竈將山道士來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史記鄭桓公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一作濕非羊腸險雲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平聲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胡杜切那更得尚詐莫徒勞此言鑾輿漸逼長安玄冕公卿服白袍回紇衣秦山漢苑京師在望矣路失險言中途無阻雉尾高言儀仗甚整空壁散濤謂賊衆將滅乞降無

及矣 庚肩吾曲水聯句回川入帳殿 舊唐書武德令侍臣服有袞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 周禮以車轅為門趙國策張孟談遇智過轅門之外 胡夏客曰留花門詩云百里見積雪知回紇軍皆衣白也梁書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 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 漢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漢氏春秋太行羊腸其山盤行如羊腸魏武苦寒行羊腸險詰曲車輪為之摧 唐書天子舉動必以扇大駕鹵簿有雉尾障扇小團雉尾扇方雉尾扇小雉尾扇之屬 長安志長安萬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謂之五原漢單于款五原塞 曹植賦步壁壘之常制關中記涇渭滻灞澇潏灃滈為關內八水 前漢王嘉曰民心悅而天意得 世說苻堅遊魂近境 靈帝紀赤眉遣劉恭乞降 朱注賊急則乞降緩則尚詐今皆無用矣

元帥歸龍種上聲司空握一作擁豹韜前軍一作旌蘇武

節左將去聲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鋋開雪色弓矢向一作尚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一作貴毒螫一作蠆已是沃腥臊此言諸將協力征討元帥謂廣平王司徒謂郭子儀前軍謂李嗣業左將謂僕固懷恩兵氣二句言軍勢之振戈鋋二句言軍器之利毒螫腥臊指賊黨　唐書二載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先是子儀進位司空晉劉琨表晉文以郤縠為元帥而定霸功　小學紺珠文武龍虎豹犬為六韜後漢書注霸典文論文師武論龍韜主將虎韜偏裨豹韜校尉犬韜司馬　唐書李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收長安胡夏客曰嗣業所將皆蕃夷四鎮故以蘇武之典屬國為比　晉書蘇峻平王導令取峻節陶侃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通鑑香積之戰賊伏精騎欲擊官軍朔方左

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就擊之剪滅殆盡　晉書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為司馬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虔乃與祥　鄒陽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　文心雕龍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　列子巨鼇戴山趙曰巨鼇贔屭之物　東都賦戈鋋彗雲鋋小矛也　詩弓矢斯張　向秋毫言雖微必中慎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詩天步艱難　左傳時和年豐　文選遭遇嘉運　西京賦蕩亡秦之毒螫　腥臊別見沃以湯滌其穢也

睿想一作思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唐書作柘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去聲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憐一作連子女號平聲家家賣釵釧只同秖待一作準擬獻香一作春醪末言遠人同肋益知舊都旋復矣

睿想指肅宗神行謂六軍花門指回紇拓羯指安西彼既感恩恩奮則殘俘不足執矣鋒先騎突見其勇決悲喜交至預想人情如是耳　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十二句　漢書元后傳注尚書省中以丹漆塗地曰丹墀西京賦青瑣丹墀　溫子昇詩神行揚翠旗天臨肅清警江淹詩羽衛蕩流景　孔稚圭詩橫行絶漠表　胡夏客曰封常清傳祿山先鋒至東京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時常清以北庭都護入朝命討祿山故有拓羯之兵此詩所云蓋指北庭之歸義者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中國言戰士也　唐書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　通鑑是年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　鼂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言驍銳可用衝敵人也　舊注吳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遊塵考本書無此語　谷永與段會宗書優游都城而取卿相　董卓傳呂布殺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顧炎

武曰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王嗣奭曰此詩二十韻字字犀利句句雄壯真是筆掃千軍者中間如今日看天意此輩感恩至兩聯排律中不用駢耦更覺精神頓起而鋒先騎突句法倒裝尤為警露

收京三首

此當是至德二載十月在鄜州時作詩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此明是在家聞詔按肅宗於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靈武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前後兩次聞詔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其至京當在十一月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公詩為正至於上皇回京十二月

甲寅之赦又在其後舊注錯引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一作照玉除須為下去聲殿走不可好去聲樓居一云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平聲將去聲書依然七廟畧更蔡讀平聲與萬方初首章從陷京說至收京在四句分截　仙仗指上皇妖星指祿山須為下殿謂宮闕忽離不可樓居見奉仙無益此追敘往事駕曰暫屈言上皇將回書曰聊飛言河北易定未喜更新氣象也　郴陽仙傳蘇躭被命昇仙辭母曰仙仗臨門不得終養　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五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立於東西廊下　邵注天子有太極殿以丹塗殿上地故庭曰丹墀妖星凡二十一星　晉載記劉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安祿山事

迹祿山生夜赤光旁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夜帶玉除即春星帶草堂意曹植詩凝霜依玉除　梁武帝紀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　漢武帝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莊子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馬杜聽汾陽句暗藏喪天下在內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庾信詩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　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羊祜傳祜外揚王化内經廟畧庾肩吾詩方憑七廟畧更雪五陵寃趙曰兵謀謂之廟畧蓋謀於七廟中也

朱鶴齡曰玄宗晚節怠荒深居九重政由妃子以致播遷之禍公不忍顯言而寓意於仙人之樓居因貴

妃常為女道士故舉此況之連昌宮辭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此一的證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去聲聖明朝音潮羽翼懷一作歎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灑涕一作霑灑望青霄

次章在鄜而喜收京亦四句分截　言自甘衰白寥落天涯忽聞詔書再下喜何如矣此時懷商老而李泌已去憶帝堯而上皇初歸有關於朝事君德者非小只恐罪已之日又增闕失是以望青霄而灑涕耳　趙汸云甘字正字忽字又字呼應起伏有出自望外意　周王襃詩寂寥灰心盡摧殘生意餘趙汸注生意似指恩澤言　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注白謂白髮　漢西域傳武帝棄輪臺下哀痛之詔　舊唐書是年十月肅宗還京十一月壬申朔御丹鳳樓下制曰早承聖訓常讀禮經義切奉先

恐不負荷十二月戊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畧錯傳施利後世名稱聖明 張良傳四人者隱商雒山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 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 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馬融疏伏讀詔書深惟禹湯罪己之義 搜神記灑涕而別

朱鶴齡曰羽翼指廣平王而言肅宗前以良娣輔國之譖賜建寧王死至是廣平初立大功又為良娣所忌潛構流言雖李泌力為調護而時已還山公恐復有建寧之禍故不能無思於商老也 又云肅宗之失不在靈武即位之舉而在還京以後失於定省使良娣輔國得媒孽其間以致劫遷西內子道不終是年十二月上皇還居興慶宮父子之間猜疑未見而公於此若深有見於其微者曰憶帝堯欲其篤於晨昏之戀也沾灑青霄其所以望肅宗者豈不深且厚耶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平聲歌杕杜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音促一作槊非功臣甲第高萬方頻一作同送喜無

乃聖躬勞

三章收京而憂事後亦四句分截　宮闕已收賊壕可鏟賞功薦廟即在來春時也但恐回紇特功邀賞諸將僭侈無度故又為之慮曰今京師收復此萬方送喜之時無乃聖躬焦勞之漸乎公蓋憂敵橫臣驕將成跋扈之勢厥後邊方猾夏藩鎮專權果如所慮惜當時不能見及此耳　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班婕妤擣素賦登薄軀於宮闕兮　謝朓詩春城覆白日　庾信枯樹賦平鱗鏟甲鏟削平也　詩序杕杜勞還役也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含桃櫻桃　郭欽疏漸徙內郡雜虜於邊地　庾肩吾詩橫戈念北奔　漢高帝紀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　楊炯碑甲第何高甲第謂

甲乙之第言第一等第宅也長安志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安史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人謂之木妖　孔融疏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易林謳歌送喜　黄生注從五六讀下則結尾二句乃反辭致諷見公慮事之深愛君之切

按末句舊有兩說師氏曰此聖主之勲勞人臣不宜奪天工以為已力此說歸功主上其意是矣但於無乃二字下得太輕朱云聖躬勞即大夫速退無使君勞之意此說作喜幸之詞但於上文横戈甲第不見關合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别情見音現於詩　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陷賊官六等定罪三等者流貶虔

在次三等故止貶台州此當是其時作

鄭公樗散鬢成一作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張仲切興時蒼惶一作伶俜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平聲永訣九重平聲泉路一作下盡交期上四鄭貶台州傷其臨老罹罪下則闕為面別而寄詩言情　杜臆首記其狀次記其言兩句已為虔撰一小影觀八哀詩鄭多才藝而畫更精曰老畫師此其自知語亦其自慨語　萬里傷心正為嚴譴之故百年垂死乃在中興之時嚴譴中興四字含無限痛楚結聯情見乎詞鄭果卒於台州　樗樹散木見莊子言材不合世用也　漢書酒後耳熱　薛道衡詩不蒙女史進更失畫師情　趙次公曰鄭虔好書善畫山

水玄宗稱為三絕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　孔融詩俯仰内傷心　漢襄楷䟽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宋之問詩逐臣北地承嚴譴　荀悅漢紀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　又贊光武中興之後北山移文蒼黄反覆　崔駰箋萬里長途　詩邂逅相遇　管子始乎無端　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潘岳夏侯湛誄存亡永訣　釋智愷詩泉路方幽噎寒隴向凄清梁昭明太子詩還信三洲曲誰念九重泉

盧世㴶曰虔之貶既傷其垂老陷賊又關於臨行面别故篇中徬徨特至如中二聯清空一氣萬轉千迴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未徑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也　顧宸曰供奉之從永王璘司户之汚禄山偽命皆文人敗名事使硜硜自好者

處此割席絕交不知作幾許兩雲反覆矣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李陵生降子長上前申辯甘受蠶室之辱而不悔與任少卿書猶刺刺為分疏亦與少陵同一肝膽人知龍門之史拾遺之詩千秋獨步不知皆從至性絕人處激昂慷慨悲憤淋漓而出也

臘日　此至德二年十二月還長安時作小學紺珠五行始於祖終於臘唐土德戊祖辰臘趙大綱測旨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一作年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一作是柳條縱酒欲謀良一作長夜醉歸

一作還家初散一作放紫一云北宸朝音潮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去聲九霄此詩臘日喜霑恩賜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記事 張綖注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日而暖此寒極而春亂極將治之象公故喜而賦焉 朱瀚曰雪色冰凍春光承暖侵凌氷全消漏洩氷尚遙 顧注臘祭自應會飲況當恩澤下須之日下四用倒插乃歸重感恩意若先將口脂翠管作聯散朝縱酒作結便覺板實少致 朱瀚曰庚子山詩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沈休文詩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前半本此 史記炎帝欲侵陵諸侯 詩焉得萱草 魏武紀檄必恐漏洩 梁元帝詩徒望春光新 陳書太傅平秦王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 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朱瀚曰口脂面藥以禦寒凍景龍文館記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

自北門入於内殿賜食加口脂臘脂酉陽雜俎臘日賜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筩太平御覽盧公家範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口脂　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　張注翠管銀罌指所盛之器　惠遠詩孰是勝九霄不奮冲天翮

奉和去聲賈至舍人早朝音潮大明宫　此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唐書賈曾景雲中擢中書舍人開元中復拜中書舍人子至字幼隣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撰册既進藁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所為今茲命册又爾為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流涕歷中書舍人　舊唐書東内大明宫在禁苑之東南本永安宫貞觀八年置九年改大明宫龍朔二年號蓬萊宫咸亨元年改含元宫尋復大明宫正殿曰含元殿天后改大明殿雍録唐都城有三大

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也三內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平聲一作天春色醉仙桃旌旆俗作旗非

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音潮罷香煙攜滿袖詩

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一作如今有一作得鳳毛

詩在四句分截上詠早朝景下和賈舍人演義初聯早朝之候次聯大明宮景三聯言退朝作詩稱賈至之才結聯言父子繼美切舍人之事此詩比諸公所作格法尤為謹嚴　朱注春色之穠桃紅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也　顧注賈詩言鳳池公即用鳳毛貼賈氏父子不可移贈他人結語獨勝　衛宏漢書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黄門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陸倕新漏刻銘六日無

辯五夜不分卯注夜以五為節起於甲止於戊又謂之五更漏箭即更籌　緗素雜記梁武本紀帝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杜詩五夜漏聲正謂戊夜耳　殷夔刻漏法曰鑄金為司辰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吳思元詩愁逐漏聲長　楚辭君之門以九重陰鏗詩上林春色滿　唐時殿庭多植桃柳故岑詩言柳拂旌旗杜詩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張性謂天顏有喜如醉仙桃誤矣酉陽雜俎仙桃出郴州蘇躭仙壇庾肩吾詩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　燕雀配龍蛇以實對虛　周禮析羽為旌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龜蛇為旐釋名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楚辭仰觀刻桷畫龍蛇只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賀　庾信詩香烟龍口出唐書儀衛志凡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　何遜詩還飄袖裏香　曹植與楊修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梁簡文帝答新渝侯書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　文選摛文揮月毫　記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　左傳世濟其美　唐人律格多於五六作轉語結到七八大杜和早朝詩善於布格　唐書載玄宗曰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七句意本此　晉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朱瀚曰作詩須知賓主前半撮畧賓意後半重發主意始見精神王岑賓太詳主太畧岑掉尾猶有力王則迂緩不振矣必如此詩方見格律　黃生曰王元美嫌此詩後半意竭不知自作詩與和人詩體固不同唐賢和詩必見出和意王岑二首結並歸美於賈少陵後半特全注之此正公律格深老處可反以此為病哉且王結美掌綸岑結美倡詠惟杜兼及之又顯其世職寫意周到更非二子所及　又曰合觀四作賈首倡殊平平三和俱有奪席之意就三詩論之杜老氣無前王岑秀色可攬一則三春穠李一則千

尺喬松結語用事天然湊泊故當推為擅場　按前人評此詩謂其起語高華三壯麗四悠揚無可議矣頗嫌五六氣弱而語俗得結尾振救便覺全體生動也

蘇軾曰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又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馬爾　今按米南宮浙江潮詩天排雲陣千軍吼地擁銀山萬馬奔陸放翁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又云雲埋廢苑呼鷹處雪暗荒郊射虎天人云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皆雄偉激壯可參唐人佳句

早朝音潮大明宫呈兩省僚友附賈至詩

銀燭朝音潮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上四早朝大明宫下四呈兩省僚友　曰銀燭曰春眺曰弱柳曰流鶯皆早朝景物曰紫陌曰禁城曰青瑣曰建章皆宫殿層次劍佩衣冠兩省朝容鳳池染翰同僚職事也　顧野王舞影賦列銀燭兮蘭房　楊慎詩話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　殷仲文詩紫陌結朱輪　顏延之詩朝駕守禁城　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蕭子顯詩楊柳千條共一色　祖孫登詩弱柳垂江翠　前漢書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

上赤墀青瑣顏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
劉孝綽百舌詩百囀似羣吟沈約詩流鶯復滿枝
三輔黃圖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於是作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户　史記高祖令蕭何帶劍履上殿鮑照詩
虛容遺劍佩　禮記行則鳴佩玉　漢武帝落葉哀蟬
曲玉墀兮生塵　史記留侯世家衣冠甚偉　丘遲詩
肅穆恩波被　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
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
賀我耶　宋玉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潘岳
秋興賦序染翰操紙　吳筠詩年年月月對君王

楊仲弘曰榮遇詩如賈王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
意嚴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麒遊靈囿鳳鳴朝陽
也熟之可洗寒儉　周敬曰氣度冠冕音調琳琅起
句軒昂即唐人有數結渾融莊雅作尋常熊語者少
窺其妙中聯亦佳不必吹毛求疵也田子藝云紫陌
禁城青瑣建章玉墀鳳池太重身字不雅不如王本

遠甚亦太涿丈矣　黄家鼎曰早朝詩帶不得山林氣如此格律真是錦明霞爍電爍雷鳴

七律中有平仄未諧而句中自調者賈幼隣詩劍佩聲隨玉墀步玉墀二字仄平互換杜少陵詩西望瑤池降王母降王二字亦仄平互調此偶用變通之法耳

和前 附王維詩

絳幘雞人報一作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一作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去聲袞龍浮朝音潮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上六早朝景事末二美賈舍人　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上書執

事者皆赤幘　漢官儀宮中輿臺並不得畜雞夜漏未明三刻雞鳴衛士候於朱雀門外著絳幘雞唱　三體詩註絳幘者朱冠以象雞　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注夜漏未盡雞鳴時也　唐書百官志尚衣掌供冕服　宋玉風賦主人之女披翠雲之裘　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宮韋昭注閶闔天門也　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記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　邢子才詩天高日色淺　廟記神明臺武帝造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陳公讓詩香烟百和吐　記天子龍衮注畫龍於衮衣也　史記袁盎傳絳侯朝罷趨出　事始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　潘岳西征賦想珮聲之遺響　文選注鳳池中書省也

顧璘曰氣象濶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新清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　陸時雍曰七律摩詰與少陵爭馳杜好虛摹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實寫神色冥會意妙言前二者誰可軒輊

胡應麟曰右丞早朝詩五用宮室字出塞詩兩用馬字郴州詩六用地名字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烟火要不免冗雜高岑即無此等而氣韻自遠兼斯二美獨見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讀者亦須知分別也　此詩閶闔宮殿衣冠冕旒句中字面複見杜詩有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却無此病矣

和前　附岑參詩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草堂作夜金闕曉鐘開

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音干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去聲皆難上六早朝末二

和賈　詩女曰雞鳴　劉孝綽詩紆餘出紫陌　盧思道詩旌門曙光轉　梁元帝詩新鶯隱葉囀　鮑照詩表裏望皇州注皇州帝都也　梁武帝詩珠珮婐姬戲金闕　孔德紹詩臨風聽曉鐘　千門萬戶見前　西都賦玉階形庭　唐書儀衛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注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

楊萬里曰七言褒頌功德如賈至諸公唱和大明宮乃為典重和其詩者惟此最佳　胡應麟曰八句皆

精工整密字字天成比王似勝然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未易壓其一也　周敬曰皇紫假對星露二字實詩眼通篇心靈脉融語秀作廊廟古衣冠法物令人對之魂肅神斂不特早朝諸什此為首唱即舉唐七律取為壓卷何讓　周珽曰或謂早朝詩用寒閑乾難險韻似屬吹毛諸家取唐七言律壓卷者或推崔司勳黃鶴樓或推沈詹事獨不見或推杜工部玉樹彫傷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風急天高等篇然音響重濤氣格高下俱前有確論珽謂冠冕莊麗無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澹齋翁以二詩得廊廟山林之神髓欲取以壓卷真足空古準今質之諸家亦必以為然也

行次昭陵補注

黃生曰此章分兩段前六韻言太宗創業垂統之事後六韻言目前天下未安因有太宗不作之恨耳

又曰昭陵武功文德只六韻述盡可謂鉅筆如杜竟典禹謨之句叙繼統事尤見大力斡旋　又曰唐仲言云明皇任楊李亂政故有災猶降喘未蘇之歎因思向者之安撫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舊作隋末之亂者非按此說甚是蓋從文物四句讀下便見今日之朝廷事事與之相反開元之治媲美貞觀者今已掃地有志之士皆為當路沮抑而不得進安得不望昭陵而興悲乎後來杜牧亦有樂游原上望昭陵之句蓋昭陵之時士無不遇之歎也

重經昭陵補注

鍾惺曰陵廟之作與古悲涼說功業無竹帛氣說神靈無松杉氣